■責任編輯：張岳悦 2015年9月11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樂在當下山口百惠

此山中 鄧達智

網上流傳，常見著名影藝界明星被偷拍今天儀容，對比昨日芳華。

指定，偷拍。即是目標毫無準備，素顏布衣。

而非燈光效果調校完好，頭髮化妝一絲不苟有備而戰，人工整頓下製造出來的今天形象，你頂多評句：與三十年前相比，着實今非昔比，嘆逝水年華如花美眷……不過，老而彌堅，雍容華貴。

這樣的例子多的是，意大利影后蘇菲亞羅蘭，法國影帝阿龍迪朗，美國長青樹珍芳達……中國影后劉曉慶呢？劉姐不算，她根本戰勝大自然，與時光對着幹，沒老過，成就了全新的另一個人，只不過保留舊名姓，依然沿用劉曉慶！

影迷至心疼，莫若上世紀七十年代紅透半邊天的山口百惠。當年清純雅淡，就是初夏白荷相比也嫌過分妖嬈，唯有法國人深愛的Lily of the Valley深谷小百合（也名鈴蘭）堪作比擬。若比百惠，中國電影首席玉女、紅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已故兩屆亞洲影后尤敏（作曲家高世章母親），還有早百惠出道一兩代長青影后吉永小百合。

尤敏退休嫁入豪門，帶着非凡麗容早逝。小百合已屆七十，毫無退休跡象，作品仍高度受讚揚，出演市川昆名作《細雪》時年過四十，演來猶似二十出頭含春少女，嘆為觀止！鎂光燈及銀幕將小百合的年華保鮮，雖然年前已開始接拍人家母親角色，老人戲漸演漸多，與日本人數眾多同代銀髮族同步，未見標榜不老傳說。

山口百惠其實不算大，五十多。當年急流勇退，玉女下嫁金童三浦友和，從銀幕上的情侶演到平常生活生兒育女，柴米油鹽醬醋茶料理開門七件事的平常夫婦。日本藝人藝術生命與我們中國大不同，謝霆鋒張柏芝婚嫁產子只是一個過程，無損二人往後發展，縱使婚姻最後七零八落。三浦與百惠婚盟猶如下了一道封殺或隱居令，自此與演藝界劃下楚河漢界，直至近年，三浦年過六十重出江湖，演銀髮族重新啟動，氣勢如虹。

被萬千影、歌迷記掛的百惠繼續深居簡出，堅決低調過其人妻人母崗位。狗仔隊怎會容易放過？不時發表身形發福百惠送子女上課、百惠到髮廊弄頭髮，當中最被經常拍到百惠到超市購買日常用品蔬果食物。作為一名主婦，這是每天必然動作，沒有托手家務助理表示她一心一意也非常樂意做好這個身份。我們何不讚揚這樣一位昨日天王巨星，隨人生河流靜淌，不再希冀往昔光輝燦爛，過今天的生活，樂在當下？

■年輕山口百惠，清純如春天谷中百合。 作者提供

一天該吃幾頓飯？

隨想國 興國

一天該吃多少頓飯？有人說三餐最好，有人說吃兩頓就夠了，也有人說要吃四頓，更有人說，反正少吃多餐最好。

相信在讀中小學和幼稚園的學生，大多數都是一天三餐，就是所謂正常的早午晚三頓。不過吃飯的時間卻大為不同。要跨境才能到學校的學童，早餐時間一定是最早的，而住在新界要到港島上學的，可能花的時間不比跨境學童少，所以吃早飯的時間，可能和跨境的差不多。最晚吃早餐的，一定是學校就在附近的人，因為可以起得比較晚。午飯嘛，都是中午，晚飯也因為回家時間長短而不同。

不過，從事新聞行業的人，就算是一天三頓，也和常人不同。因為他們的早餐，等於平常人的午餐，因為新聞工作者多數是夜貓子，起床時間都已日上中天，所以午餐等於常人的晚餐，而正式的所謂晚餐，就是宵夜了。

當然，也有人為了減肥，如果水果不當作餐點的話，一天只吃一頓而已。我曾經是新聞從業員，所以有吃宵夜的習慣，日子久了，難免發胖。不從事新聞工作以後，也為健康，不吃早餐，中午只吃一根香蕉，晚飯則八九點才吃。

最近在看內地「東方出版社」出版、河南開封人李開周著的《宋朝飯局》，發覺宋朝的百姓，每天都是吃兩頓飯的。一頓是早餐，一頓是晚餐，早餐是早上八九點，晚餐是下午四五點。而中午時分，一般人家是不做飯的。這是老百姓的習慣，而做官的或者名流人士，可不一樣，一天三餐或四餐的都有，像書中說到，蘇東坡在四川當老百姓時是兩頓，但做了官之後就吃三餐，後來被流放時，入息沒了，又恢復兩頓。

其實，我看過的醫生都說，一天最好吃兩餐，早餐要吃得豐盛，晚飯少吃點，免得睡眠時胃還要做消化的工作。這樣看來，宋朝的老百姓，最合健康的原則了。

話劇皇后的最後一次登台（續）

雙城記 何冀平

演員于是之說：「演員最大的幸福，就是死在舞台上。」朱琳一生演了上百齣戲，創造了無數角色，她一生的眷戀是舞台。

在一次紀念活動上，朱琳深懷感慨，聲情並茂地說：「我已經九十歲了，演了六十多年戲，還想再上一次舞台，聽一聽首都劇場的鐘聲。」院長張和平聽到了，對她說，紀念劇院建院六十周年演出的《甲子園》就要開排，您願意參與嗎？朱琳馬上說，好啊！有些文章說，朱琳在《甲子園》飾演的角色，是應她要求添加的，也有說，是為她量身定制的，都不是，我的劇本裡本來就有這個人物。名為「甲子園」的私人養老院被迫結業，老人們人心慌慌，一個患有輕微老年癡呆的王奶奶要被家人接回家，她已把這裡當成家了，不願離開，被她稱為「弟弟」的兒子騙她，說回家住兩天就回來，是一個渲染氣氛的過場人物。

排練開始了，朱琳穿着整齊，坐着輪椅，拿着劇本，被劇院專人推着準時來到排練場。她已經認真讀過劇本，台詞差不多背下來了。她對我說：「作家，這個角色寫得很好，戲雖不多，我喜歡，我想加一句台詞，你看行嗎？」老演員嚴守職業道德，尊重作者，改動一個字，也要和作者商量。她向我說起她的先生刁光覃。刁光覃是著名話劇演員，有「戲劇之帝」之稱，他扮演過的許多角色都是獨一無二，在《蔡文姬》中飾演曹操，被譽為舞台史上唯一的曹操，無人可以超越。刁老也是北京人藝演員，二十年前離世。朱琳對我說，老刁離世前常說一句話：「你看，火葬場怎麼還排隊？」我能不能加上這一句，整句台詞就是：「你看吶，火葬場怎麼還排隊？老伴啊，你慢點走，我穿上你給我買的小牛皮鞋，我來找你，和你作伴……」我一聽，眼淚刷地就流了下來，說，您加，加吧！

演出了，每到朱琳老師的這一段戲，她一出場，劇場就響起掌聲，掌聲一直伴着她下台。我，所有劇院的人，認識朱琳和刁光覃的觀眾，都含着眼淚看完朱琳這一段演出。

《甲子園》演出後台照例有一塊黑板，上面寫着該次演出的所有場次日期，每天用粉筆劃去一天。每天晚上，這件由舞台督監做的事都由朱琳老師來做，她認真地劃去每一天，直到演出結束。朱琳老師達到她再上舞台走一下的願望，也是她最後的願望。

《甲子園》演出後約一年，我去朱琳老師家看望她，找她了解一些劇院往事。她瘦了，瘦了很多，不再是一年前演出時，舞台上那個豐滿挺拔，風度翩然的朱琳，離開舞台她枯萎了。不久傳來她去世的消息。朱琳老師遺囑不開追悼會，不做任何儀式，我不在北京，不能送她最後一程，但我知道她是安詳甚至欣悅的，她去找老伴兒刁光覃，和他做伴兒去了。

浮生記趣

百家廊 韓小榮

牡丹花

今年春天，去泉城公園遊賞美景，意外發現公園內的牡丹長勢喜人，花開正艷。這些牡丹花以白牡丹居多，間或有紅牡丹、黃牡丹、粉牡丹……其中一株粉色牡丹大有嬌憨之態，令我雙目放電，一顧再顧。忽然記起，古人稱粉色牡丹為「娃兒面」，皆因此花粉嘟嘟，笑盈盈，彷彿嬰兒素顏，意態殊絕。念此，更是寸步難移。

我明知道，這些牡丹花兒，是公園的寶貝，不可以隨意採擷。站在粉牡丹面前，我的情感和理智很是較量了一番，終究是情感佔了上風。既然愛之心切，姑且做一回「採花大盜」。恰是四顧無人，我便像選妃一樣，挑中了一枝較為飽滿的粉牡丹花骨朵，迅速塞進背包。回到家，翻箱倒櫃，先是找出一個與之堪匹配的玉質綠花瓶，然後直奔黑虎泉取水。既然此花非凡品，我必須待之如貴賓，小心翼翼伺候着。迫不及待把花骨朵插進瓶，細細打量，綠瓶溢清泉，一枝渾天然。第二天早上，跑陽台一看，花骨朵徐徐綻開了。細瞅，居然是我在菏澤見識過的繡球型重瓣花。「菏澤牡丹甲天下」，莫非，這枝牡丹的產地竟是菏澤？如此一來，豈不是「他鄉遇故知」了？

前年春，陪同一位朋友去菏澤賞牡丹。在一家農院裡，我們見到一株百齡以上的牡丹樹。滿樹的牡丹花大可盈尺，搖搖欲墜。大體數了一下，除去含苞待放的骨朵兒，盛開的牡丹花少說也有五六十朵。植株之上，清一色杏黃牡丹，華貴典雅，儀態萬方。當時，我和朋友說起了楊妃，說起了李白的沉香亭牡丹詩。李白的《清平調》三首，詠牡丹，寫美人，人即花，花即人，天香是國色，國色是天香。這些詩很有技術含量，非一般文人所能為。「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站在牡丹花面前，沐浴着美好的春風，品評着古人的言行，抬頭看雲朵，低頭看花朵，恍在仙境。農人告訴我們，枝頭的黃牡丹是名貴的繡球型重瓣花。我們又絮絮叨叨問這問那，因此也了解了不少關於牡丹的知識。比如，牡丹花有單瓣、重瓣之分，花型有荷花型、玫瑰型、葵花型、繡球型等。牡丹花可蒸酒，抿一小口，清香四溢。牡丹根亦可入藥，中醫謂「丹皮」者也。

自菏澤歸來，我對牡丹的熱愛與日俱增。如今，意外炮製出這繡球型重瓣，真乃大快人心也哉。

「娃兒面」面孔紅潤潤的，我好像聽到了一串「咯咯咯」的憨笑聲。趕緊喊來老公欣賞我的傑作，老公也非常喜歡，問我何處得來？一聽說，我從公園掠來的，他數落了我幾句，說我不厚道，讓娃兒擅離母體。我不以為然，反過來說他老腦筋，沒品位。他不再理我，故作憤然去了單位。三日後，「娃兒面」枯萎了。花瓣兒變黃，紛紛跌落，把孤單的綠瓶包圍在正中央。唉，我有點懊悔了，若不是我自作主張，讓它脫離了植株，想必，它呆在枝頭還會風光多日。即使它萎落了，那也是「化作春泥更護花」，絕不會「身在異處徒傷悲」。

牡丹寓意長壽，素來有「富貴牡丹」之說。然而，只有根植於土壤中的牡丹才能夠富貴長壽。養在花瓶，一時飽飫了雙眼，結果只能收穫滿腹的惆悵。

對不起了，親愛的「娃兒面」。

蝴蝶花

小區的花壇裡種植了一大片蝴蝶花。自上個月開始，蝴蝶花便爆開蓓蕾，次第開放。我是個愛花的人，自然不肯放過賞花的機會。蝴蝶花，花型酷似蝴蝶，體態輕盈，如蝴蝶凌空起舞，翩翩生姿。因為它們的存在，花壇裡的蝴蝶也多了起來。恐怕，這是另一種形式的物以類聚吧。

昨天經過花壇，我駐足片刻。一隻紫蝴蝶飄飄拍着翅子，盤旋在蝴蝶花叢中。因為蝴蝶花也是紫色的，我竟然弄不清哪是蝴蝶哪是花了。那麼，紫蝴蝶和蝴蝶花呢，它們能分清彼此嗎？正在遐想，一個小姑娘拿着捕蝶網出現了。小姑娘旁若無人，拿起網子就去扣那隻紫蝴蝶。我不由得替紫蝴蝶擔憂起來，暗暗祈禱：紫蝴蝶，你快停在花枝上吧，那樣，你就會逃過劫難。你只要不飛，人們就把你當成一枝蝴蝶花，你就沒有危險了。

可是紫蝴蝶偏偏不解人意，牠炫技一般地飛來飛去，到底被小姑娘給逮住了。

我問小姑娘：「蝴蝶飛得好好的，你逮住牠幹嘛？」

「做蝴蝶標本，這是課堂作業。」小姑娘回答得理直氣壯。

我能說什麼呢？蝴蝶不屬於國家規定的保護動物，牠只是一隻平凡而弱小的精靈。

回到家，我童心大發，臆想了一則對話：

一隻紫蝴蝶飛到蝴蝶花叢中。蝴蝶花很羨慕地問牠：「哎，小夥伴，你是怎麼離開枝頭的？」紫蝴蝶笑瞇瞇地說：「那你能告訴我，你是怎麼長上去的麼？」

當紫蝴蝶落網的那一刻，牠一定非常非常想成為真正的蝴蝶花，囿在枝頭，隨風搖擺。而那朵蝴蝶花目睹了紫蝴蝶被逮的經過，它就再也不想離開枝頭，自由翺翔了。

忽憶起莊周夢為蝴蝶之事來。想那莊周化蝶而飛，神情栩栩，若是飛至蝴蝶花叢，豈不更加幻影迷離？花也？蝶也？人也？夢也？紫蝴蝶和蝴蝶花曾經交集而產生的美麗瞬間，當時已惘然，可待成追憶。

含羞草

據說，含羞草是開花的。可我沒見着。我養的那盆是老公從他辦公室端回家來的。老總對他說，一盆草而已，不養眼，去財務取款，買幾盆開花植物來，你負責跑跑腿，這盆含羞草給你了。

就像皇上賜了寶，老公萬分榮幸，囑咐我好好養活它。這盆含羞草來到我家，給我帶來一絲絲驚喜。含羞草芳名遠播，而我和它卻是初次相見。

含羞草的葉子顏色碧綠，呈羽毛型，稱為「翠羽」最恰。撥弄草葉，向為世人津津樂道。我呢，也不免俗。累了倦了，便想找點樂子，嘗試着去撩撥它。先是伸出食指，輕輕一觸，那片葉子果然合攏了。繼而伸開五指，統統摸攏一遍，看含羞草整個植株都在打卷，再等它們開放如初。然後，故伎重演，繼續折騰。如此反覆幾次，我有了新的發現。含羞草罷工了，它失去了表演的慾望。而且是集體罷工，任憑我怎麼觸摸，它們紋絲不動。

老公回到家，我告訴他，含羞草已經被我馴服，它落落大方，有了一顆平常心，像普通草木一樣了。老公不信，跑到陽台，魔爪一揮，含羞草又開始了蜷曲。

原來，含羞草並沒有失去它固有的嬌羞，它只是厭倦了，麻木了。休息一段，緩過神來，它又找回了自我。

莎士比亞日之一

演藝蝶影 小蝶

上星期日，我過了一個莎士比亞日，因為我在一天內看了兩個莎劇。第一個是來自英國環球劇場（Globe Theatre）的《王子復仇記》，第二個則是本地製作《泰特斯2.0》。

雖然兩個劇都是莎士比亞的手筆，但實際上一個由英國劇團上演，一個則是香港本土製作，自然沒有什麼相似的地方。不過，若硬要作出比較，我也從中看到一點兒相同之處。

兩個製作都摒棄採用傳統莎劇的演法，改由導演賦予自己的構思演繹這兩個演出超過四百多年的劇本。同時，兩者都沒有用上宮廷背景或古代服裝等豪華設計陪襯，而是以小巧精緻的手法分別講一個關於丹麥王子和羅馬將軍故事。

《王》劇只有十二名演員，化身成一班流浪藝人的模樣。他們在帳篷內一邊彈奏，一邊分飾多個不同角色。女演員有時飾演男角，黑人也演白人角色。全劇節奏明快，輕鬆流暢，可惜調子過於單一簡潔，欠缺起宕輕重，張力更是不足。

最精彩的一場戲相信是由王子僱來的一班伶人重演皇叔殺兄奪嫂的戲中戲。演員在那場戲以默劇形式演出，動作詼諧，時間準確。其中一段戲在半分鐘內已將皇后從喪夫之痛到戀上小叔的床的心情以卡通化的形式表達出來，賺來觀眾笑聲和掌聲。導演將帳篷的布幕運用得宜：將幕拉向這邊時，舞台上的是真正的皇叔和皇后；當將幕拉去另一邊，舞台上的是戲中戲扮演皇叔和皇后的伶人。導演好像教曉了兩名演員施展移形大法般，分別使一對演員將兩對角色清晰地展現舞台。

我覺得演技最失色的，反而是飾演哈姆雷特王子的演員。坦白說，全劇並沒有令人特別讚嘆的演員，但總算合格有餘。我以為飾演男主角的，總應該有較佳的表現吧。誰知表現卻與理想相差頗遠，真好奇地想知道導演選中他的原因。

相信最為香港觀眾留意的演員是Jennifer Leong，因為她是立法會議員梁家傑的女兒。演出開始時，先由她以廣東話向大家打招呼，告訴大家環球劇場已經由二零一四年開始作全球巡演，這次來到香港，令她特別高興，因為這是她的家鄉。此話一出，不管台下香港觀眾屬於什麼政治黨派，都立即報以熱烈的掌聲，支持一位來自香港的演員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演出，並歡迎她視香港為她的家鄉。

栩栩如生

翠袖乾坤 文潔華

風雲人物攝影師大衛貝利道出了矛盾的語句。

首先，他談及他現任妻子，嘉芙蓮貝利。甚少聽人這樣描述自己的配偶：「我感到非常幸運，有一個如此出色的妻子。她是我一生遇上最美好的東西。從古典角度看來，她是個絕色佳人，是羅馬神話裡的那一種。她有着長長的頸項，大大的一雙眼睛，還有細小的頭顱。太神秘了，也美妙絕倫。您就是不敢隨便用指頭碰觸。」

就是因為這一番話，我對貝利心悅誠服。能夠把婚姻從「日常」中拯救出來，讓它日久猶新，就是貝利這一份「心距」的能力。藝術家的想像力，產生這樣的心距，把事情推遠至一道距離，在心理距離到適度來欣賞；不太遠也不太近，美感經驗才會產生。貝利的太太要保持她的美麗姿態，還不及愛她的丈夫的心距力。

我曾在一個展覽中因貝利太太的一幅照片而震撼，攝影師是她的丈夫。這是一個下午，陽光的倒影角度透露了時間。她全身裸着，坐臥在草原的石頭旁邊，日光使她的身子纖毫畢現，那輪廓與修長美得叫人屏住氣息，難怪降服了攝影師的下半生。

但貝利又曾說過：「攝影不過是關於死亡的，因為看老照片的時候，只會驚覺年華消逝，一切已成過去，美好的東西已不復返了。這種感覺是看繪畫的時候不曾有的，我們不會認為人物畫中的人已經死去了，但看舊照片的時候，逝者如斯的感覺油然而生。」

惟是我看貝利夫人的照片，卻不會產生同樣的感覺。她的影像與生命力在鏡頭內外，都因為鍾情於她的丈夫，沒有停止過令人震撼與欣賞，反而愈栩栩如生。

發明無人飛機可成富翁

古今談 范舉

無人船、無人飛機已經成為軍事上的神秘殺手。美國海軍預備啟用一款被稱為「神鬼獵人」(ghost hunter)的無人機器船，能尾隨在柴油潛艦目標後方一公里處，跨越幾千公里自動追蹤，大大節約軍費，潛水艇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跟蹤，每次可在海上行動長達三個月。美國的無人飛機，更加可以飛到兩萬多呎的高空，進入別的國家領空，進行偵察活動。無人飛機更加可以發射導彈，摧毀地面的汽車或者軍事設施。

中國的技術，其實也並不執輸。

珠海雲洲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張雲飛最近發明了一種無人船，可以在大海上巡行，找尋油污和垃圾，並進行清理，節省了清理海上垃圾的成本。張雲飛是海歸派青年，他主持的雲洲智慧已經成了無人船領域當之無愧的領航者。雲洲研發的高性能無人船平台，目前已經獲得二十三項國家專利，建立了我國第一個無人船相關的企業技術標準。目前其無人船產品已經在全國十四個省三十一個城市應用，其主持開發「領航者」號海洋高速無人船平台，對我國的海洋科技、國防軍用等領域有着里程碑式的意義。收穫最高榮譽的張雲飛沒有滿足，獲獎之餘，他仍然不斷改進技術，精益求精。時至今日，以雲洲為代表的中國無人船技術的廣泛應用，不僅填補了國內相關領域的空白，更使中國無人船技術後發先至，與其他發達國家站到了同一起跑線上。

在香港大學畢業的精英，在深圳市創立了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簡稱DJI)，是全球領先的無人飛行器控制系統及無人機解決方案的研發和生產商，客戶遍佈全球多個國家。通過持續的創新，大疆致力於為無人機工業、行業用戶以及專業航拍應用提供性能最強、體驗最佳的革命性智慧飛控產品和解決方案。他的產品，打進了美國的電影和電視，成為新科技的明星。在熱播美劇《摩登家庭》第五季第十四集裡，爸爸菲爾一邊戴着防眩光小雨傘，一邊用航拍飛行器「監視」兒子，喜感十足。被兒子發現後，他帶着航拍飛行器倉皇逃竄的情景，更成整集最大的笑點。細心的美劇迷可能還會發現，這個航拍飛行器，還在熱門美劇《神盾局特工》、《智能緝兇》中露過臉。而《國土安全》第三季中的很多航拍鏡頭，也是出自它之手。這些在美劇中頻頻現身的航拍飛行器，都是DJI從二零一三年起研發的系列產品。

中國的青年人創業，已經蔚然成風。上述兩個企業每年的產值超過了一百億元人民幣。因為中國已經有巨大的科技市場。在香港搞了發明，無人問津，無人願意投資，因為香港的市場實在太細。但在內地有一個十三億人的內銷市場，也有完善的政府扶助獎金制度、孵化器制度、風險投資制度，如果你有了新發明，走進了一些專門出售新科技的咖啡餐廳，舉起一個牌子，吸引買家，不久就會有人與你搭訕，並且給價成交。